



人生絮语

心生美好

文/林丛中

阳光直射阳台,花架上数盆绿植中生长着不少酢浆草,一簇簇,一丛丛,叶子浓绿着,朵朵黄花像仰面在笑,小巧可爱,恰与五月撞个满怀。

酢浆草,别名亦叫三叶草、酸浆草等,系多年生草本植物。能如油菜般结满胀鼓鼓的小果荚。酢浆草有多种花色,以红、黄两色为常见,喜向阳、温暖、湿润的环境。我家阳台上的那些酢浆草不是我种的,是“自来的”,种子不知来自何方,不知怎么就落在绿植盆中,自生自长,生命力很顽强。本以为是野草想拔掉,但它们长得又快又多,而且模样不难看,于是就留下了它们。看着它们萌芽、长叶、开花、结籽,那一大团很干净的绿色,十分养眼。

我是个散淡人,种植花草从不追求名贵,也不花费太多时间打理,所以特别喜欢好种易活的品种,像酢浆草这种来自自生的,更是合我意。花儿向阳而开,渐次繁盛,有时只是看看,便已心生美好。我居住的小城,公园和小区草坪里有很多酢浆草,开的是红花,常长在大树脚下,最盛时像是一块红毯,十分好看。

我家的酢浆草开的是黄色的花,和盆中的绿植在阳光下相映生辉,有一种小清新的气质。

有人说酢浆草的三片叶子,一片代表爱情,一片代表健康,一片代表荣誉,这是多么美好的寓意啊!不用考究真假,只要这样往好处去想,就不难建立起对野生花草的喜爱之情。酢浆草中偶有四片叶子,我在小区的草丛

里看到了真正的四叶草,叶型和酢浆草一般无二,于是采回养在鱼缸中,它可以一直绿着,却不肯生根,终是无法成活。螺蛳和小鱼儿藏在它的下面,让人恍然觉得像几枚小荷叶。

我喜欢这些翠绿的“小生灵”在时光里自在开花的样子,从不在意有没有人看到,而是经常不经意地就开花,给人们带来很多小美好。与它们为伴,庸常生活中也算多了一桩趣事。

养花种草久了,越发觉得,草木也是有态度的,展示着自然之美、生命之美,细细品味,内心获得滋养,生发美好。无论是人或是物还是景,相遇时,务必好好珍惜,拥有时,请不忘深情相对。

品读酢浆草,其实也是在静读我自己。我愿像酢浆草那样,活出自我,不计较,不媚俗,不狭隘,百折不挠,自在生长,尽力播种小美好,点缀这个世界。



清浅时光

我家的菜园

文/张秀

超市里买了几颗柿子,吃不出一丝柿子的味道。已经是农历四月,我家的菜园,该是一片葱郁了吧?两年前,在想家的时候写过的一首《田园》诗,每每读来家园景色再现:

“家住青禾绿树间,向阳门前卧闲犬。一井甘凉喷碎玉,几畦肥蔬正新鲜。近邻互道好年景,远客犹羨多良田。白墙蓝瓦非旧院,绕梁双燕是去年。”大门外打一眼井,井旁开一方菜园,种几畦瓜果蔬菜。周边不用围栏,几苗西番莲长得高过人头,夏秋之交,碗口大的花朵总是开得红艳艳。四月向暖,阳光正好。花狸猫卧在锅头前,小黄狗在院子里伸懒腰。大门外的菜园子里的第一茬韭菜已长到三寸多高,嫩油油地在微风里摇曳。用小刀贴着地面割一把,再

去鸡窝拣几颗现下的鸡蛋,和韭菜一起炒,一盘地道的农家风味出锅,黄灿灿的鸡蛋上是星星点点的碧绿,色香味俱全。六七月,太阳在天空纵火。菜园里的菜蔬都渐次采摘上桌。黄瓜、香葱、茄子、小白菜、五月莲豆……开花的开花,结果的结果,蜜蜂和蝴蝶忙碌着飞来飞去,嗡嗡嗡嗡。荷锄归来,在井边放下锄头,开闸放水,一股甘泉从扬起的水管里喷出,阳光下碎玉点点。甘甜的井水汨汨流入菜园。就着水管,仰头喝几口井水,洗一把脸,蹲在菜园子里,翻检成熟的果实。有一种绿柿子,是番茄中的稀罕品种,上架时间短,口味甜。没熟的时候是浅绿色,熟的时候深绿色,实在判断不了,捏捏就知道,生的硬、熟的软。摘一颗熟了的绿柿子,在叶子上擦擦,咬一口,甜汁四溢。还有黄瓜,顶花带刺,弯曲在架下,摘一条,不用进厨房,不用动切刀案板拍开拌佐料,直接咬着吃,脆生生、水嫩嫩的鲜,让人满口生津,疲劳顿释。边吃边巡看周边——天大地大,阳光普照,满眼郁郁葱葱,家园安然,时间在这里走的不紧不慢,人们只是从节令中感受四季的嬗变。香瓜熟的时候,满园子飘荡的香味勾引人采摘的欲望。挑香瓜靠闻。一颗一颗地闻过去,最后鼻子也被香熏的失去判断能力,不知道到底哪颗最香,哪颗最熟。闻着似乎香,却摘了生瓜的事也是有的。此时,嫩玉米也可以吃了。掰十几棒,放到卤灶的大锅里煮,光闻那新鲜的甜滋滋的煮玉米味儿,也会让人垂涎。

守着这么一个菜园子过日子,日子充满了田园诗意。如果酷爱庄稼的母亲还在,即使她已经种不了离家远的地,家门口这一方菜园,也足以满足她亲近土地、侍弄庄稼的愿望。我甚至能想象的出母亲拿把小锄,从早到晚在园子里锄草、扶苗、摘茄子、摘豆角的情景。如果我回去,屋里没人,我准会去菜园子里找母亲。正在拔草的她会停了手上的活儿,小锄放到一边,坐到田埂上拍拍手上的泥土,微笑着对我说:井边种了几苗绿柿子,正好熟了,你去摘的吃吧……

而今非昔比,物是人非。当大当年轻人去城里追梦,留守的村里人却把日子过成了城里人向往的生活。田地中浇水的村民、树荫下纳凉的闲人、燃起炊

烟的女人,他们守着村庄,守着家园,随遇而安地生活,慢条斯理地劳作,春耕秋收,交给机械,大把的闲暇时光,用来娱乐。仲夏时分,回村里看菜园、看庄稼,忆故抚今,诗意和感慨一起迸发:

幽幽花香,巍巍远山,重重鲜绿接天蓝。麦浆满,杏红半,高过人头菱叶宽。今昔田园不一般。瓜,无人照;草,无人挽。出走半生,归来不再是少年,但菜园依然、庄稼依然、我心依然……



寻味日志

掏苦菜

文/王建中

苦菜有甜苣和苦苣两种。腌苦菜多为甜苣,汤呈小米色,味儿甜,缠绕上来,舌尖上的故乡大抵就是这么来的。

二人台《掏苦菜》里有一段唱词,可以感受到一种触手可及的野气,那颗粒跳跃在每一根手指上,浸透到血液中,沉淀为旋律,又流淌在山野中,回响于心底。

《掏苦菜》让人回到了一种无边无际的山野,充满了亲和力。

苦菜有汁,乳白色的。于山野间,这乳汁般的一滴,从断茎上坠成一颗,情不自禁,总会透出一腔深情了。

民歌与苦菜,应该是天生的一对。这巨大的空间和最微小的一粒,都在确认一种存在。

天高地阔的时光,在深情的歌声中回旋、上升——掏苦菜,以山野的风情与旋律,独自慰藉成一首灵魂的诗。

西北民歌中,几乎都可以找到苦菜和那个掏苦菜的身影。民歌的本质是爱,唱是为了会爱、敢爱。

优秀的民歌手,几乎都是天成的。爱是他们唱的理由,也是他们生的意义。一种生命的需要。